

*From Nature
to Humanities*

从自然到人文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

*Anthology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by Allen Carlson*

(加) 艾伦·卡尔松 著

薛富兴 译

孙小鸿 校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自然到人文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

(加) 艾伦·卡尔松 著

薛富兴 译

孙小鸿 校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自然到人文: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 / (加)
卡尔松著. 薛富兴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95-1311-6

I. 从… II. ①卡…②薛… III. 环境科学: 美学—
文集 IV. X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57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0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500 册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我很高兴为本文集作序。这本文集使我在环境美学领域所写的许多论文在中国首次面世。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从本文集的阅读中获得快乐，并认为它将有有益于哲学理解与审美欣赏。

在西方哲学内，环境美学作为分析美学的一个分支起于 20 世纪末。在它出现之前，传统美学研究主要关注艺术哲学，环境美学部分地起于对此关注的反思。环境美学研究同时考察对自然环境、人类环境和人类影响环境（human-influenced environments），以及处于上述诸环境之内各种对象的审美欣赏，不仅包括独特的自然对象与人造对象，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与活动。

本文集中的论文覆盖了环境美学发展的大约 35 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论文依时间顺序排列。如文集所示，我最初通过考察以实验手段研究自然环境审美欣赏，对环境美学的话题与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发现：这些努力对于它们所概括的审美经验与审美价值是不恰当的。在研究过程中，我明确意识到：审美欣赏涉及到比形式化的风景之美更多的东西。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与 80 年代早期所发表的论文发展了这一观点，论证了如下思想：对于恰当的审美欣赏而言，不同类型的知识是必要的。对于自然环境审美欣赏，我提出：相关的知识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所提供，这一思想已被称之为科学认知主义。这一理论也与我在本时期所考察的另一观点相关，我称之为肯定美学。这两个思想，以及我在环境美学中的其他成果，在本文集的导论中有详细描述。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在自然环境美学中所提出的观点对于人类环境及人类影响环境有重要影响。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与 90 年代，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介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环境之间事物的审美欣赏，比如农业景观、园林和环境艺术。此时，我也开始讨论建筑美学与整体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本文集包括了讨论这些不同话题的数篇文章。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我都坚持与我在自然环境美学所发展的相类似的立场：对特定认知资源的依赖对于恰当的审美欣赏至为关键，虽然对人类环境与人类影响环境而言，这些资源典型地

并非只源于自然科学,亦源于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

除了我对各类环境审美欣赏的持续兴趣之外,我近来开始涉足一些更广泛的论题,比如覆盖自然与人类环境审美欣赏的整体性方法,对环境进行审美概括的总体性适当条件。本文集中最初发表于20世纪最后10年的有些论文显然聚焦于此类话题。对此,我虽然认为,在理解我们的审美经验方面,许多方法均自有其位置,可我也坚信:我研究环境美学之初就一直维护的认知导向对于全面理解和欣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审美潜能,仍至关重要。

本文集中所有论文的英文版本最初发表于不同的学术期刊与著作。读者可以在本文集末的“版权信息与重印许可”部分找到这些论文的来源与重印许可。我感谢这些论文的原出版者同意在本文集中翻译和重印这些文章。我也感谢我的朋友、同事和家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激励和支持我写作这些论文的动力。最重要的是,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与哲学同行薛富兴,他为本文集的编译付出了杰出、不倦的努力。没有他的努力,本文集不可能面世。

艾伦·卡尔松
卡尔加里,加拿大
2010年7月

艾伦·卡尔松的环境美学

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 1943—),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哲学系教授。他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创始者、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三十多年时间里, 卡尔松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发展这一学科。在环境美学这个领域, 他已撰写、编辑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他对这个领域的见解, 总是独特、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总能引起其他美学家的兴趣与争论。在展开深入讨论之前, 我愿对卡尔松环境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作一历时性的介绍。

自然美学时期(1974—1984)

作为 20 世纪环境运动的结果, 环境哲学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环境美学也在此时产生。艾伦·卡尔松是环境美学的创始者之一。1974 年, 在美国美学会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美学会议上, 卡尔松发表了题为《环境美学与“滑稽”敏感》的论文, 这也许是卡尔松第一次使用“环境美学”这一概念。他的第三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环境美学的。^①虽然并不是他的每篇文章都使用了“环境美学”这一概念, 但是, 几乎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属于环境美学。卡尔松环境美学的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4 年到 1984 年。在这一时期, 卡尔松做了一些基础性的, 但对他的理论来说又是很必要的工作。众所周知, 环境美学起于对自然欣赏的反思, 卡尔松这一时期的理论亦可称之为“自然美学”。这一时期, 卡尔松主要从自然美学的角度, 做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建设工作, 而这对于环境美学又十分必要。

1977 年, 卡尔松发表了《论量化景观美的可能性》, 这是他关于环境美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②首先, 他立足于哲学, 对环境研究和应用性环境评估作了重要的理论反思, 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环境美学而言, 是一种很典型的形式。其次, 在这篇文章中, 卡尔松对于形式主义的否定——反形式主义, 构成了他的一个主要观点,

这一观点对于建构他的环境美学而言,是一个必要条件。如卡尔松之描述所示:无论社会公众欣赏者,还是环境研究者和环境管理者,形式主义均是其最主要偏好。可是,形式主义只是感知和理解景观的一种很肤浅的方法。这样,只有当卡尔松击败了环境欣赏和环境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他才可以期望一种适当、严肃的环境欣赏与研究。换言之,对于卡尔松的早期环境美学——“科学认知主义”而言,对于环境欣赏与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的进攻,是建立他的环境美学的前提条件。因此,从此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形式主义的论文^③。这些系列论文构成卡尔松早期环境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从形式主义角度感知和理解环境的肤浅性,割断自然欣赏对于艺术欣赏的依赖,进而论证科学知识对于适当、严肃的自然审美欣赏之必要性。反形式主义的论证,在其后的两篇论文——《形式特性与自然环境》和《新形式主义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中更为全面、有力。^④

1979年,卡尔松的《欣赏与自然环境》标志着其早期环境美学的正式建立。^⑤在这篇经典文献中,卡尔松首先否定了两种自然审美欣赏的传统模式——“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依卡尔松之见,这两种模式均未能符合自然之本性,这两种模式与其说适于自然审美欣赏,倒不如说更适于用来欣赏艺术。事实上,这两种模式均源于艺术欣赏。基于上述分析,对于自然审美欣赏,卡尔松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环境模式”。依他的理解,这是一种与自然的两大特性——“自然是自然的”与“自然是环境的”相适应的欣赏模式。“环境模式”是卡尔松自然美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正是凭借这一概念,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理论与传统的自然美学区别开来。在这篇文章中,卡尔松系统分析了传统自然审美方式之弊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对待自然,造成对所欣赏自然对象之严重误解。他提出建立新的自然美学的必要性,这种自然美学在真正的自然对象之特性的基础上,应当能正确地回答关于自然审美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在自然审美中我们到底欣赏自然的什么,以及如何才能适当地欣赏自然。

在西方以美学为艺术哲学的传统中,一些美学家认为:我们可以对艺术得出客观的审美判断;但是,对于自然对象,我们的审美判断只能是主观的,至少是相对主义的。卡尔松对此甚为不满,他要努力论证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这便是其论文《自然、审美判断和客观性》的主要任务。^⑥首先,卡尔松提出,美学家对于艺术和自然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肯戴尔·瓦尔顿(Kendall

Walton)“艺术范畴”的帮助下,卡尔松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在艺术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人们关于自然对象的审美判断也可以达到客观性。卡尔松这一工作的意义是显然的:客观性原则对于任何一种自然美学都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样,与“环境模式”一起,“客观性”也成为卡尔松自然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元素。此后,卡尔松在不同地方对“客观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证。^①实际上,“客观性”成了卡尔松自然美学的一个最重要特征,这一论证为卡尔松的自然美学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对任何一种自然美学而言,客观性只是其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说客观性对于自然审美判断来说是可能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客观性呢?这正是卡尔松想要完成的工作。在其经典的论及“环境模式”的文章中,卡尔松最先论及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功能。之后,他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深化。^②实际上,卡尔松几乎在每一篇相关文章中,都持续不断地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正因如此,他的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理论才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首先,卡尔松指出关于自然审美判断客观性的可能,并将它作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研究的首要原则。其次,卡尔松找到了保证自然审美判断客观性的具体途径——科学知识。再次,卡尔松发展出一个与自然审美欣赏相关的知识系统。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卡尔松成功地建构起一个独特(强调科学知识的功能)且有力(坚持对象导向的客观性原则)的自然美学理论。这是他本时期的最主要成就,也是其早期环境美学的基本内容。

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主要关注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换言之,它是一种认识论的自然美学。但是,自然本身又如何?如果自然本身并无审美价值,以适当的方式发现自然美将非常困难。因此,卡尔松用“肯定美学”丰富了他的“科学认知主义”。简言之,“肯定美学”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坚持自然,特别是野生自然只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然而,要对这样的理论作出论证是很困难的,因此,在哲学美学界,它仍然声名不佳。可是,卡尔松意识到这一理论对于其自身理论的独特价值。因此,他努力为“肯定美学”作出新的证明。^③在卡尔松之前,“肯定美学”只是一些关于自然积极审美价值的零星、简单的观念,因其绝对化的立场与不严谨的表述,不能为美学家广泛接受。可是,卡尔松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精致而又独特的证明。它是精致的,因为卡尔松一步步地认真发展出对它的三证明。在这些证明

中,卡尔松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它是独特的,因为卡尔松用一种新的途径——以认识论的思路证明价值论的问题。通过为“肯定美学”提供上述论证,卡尔松也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自己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首先,他的理论从西方自然审美史获得有力支持,这一历史显示: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当时的自然审美欣赏有重要的影响。其次,科学认知主义本来只是一种对于自然审美欣赏的认识论解释,通过证明“肯定美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吸收了价值论方面的内容,使自身更为完善。^⑩

卡尔松第一阶段的环境美学表现为自然美学。在此阶段,卡尔松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一种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独特理论,简言之,就是在“科学知识”武装下的自然美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环境美学发端于对始于17世纪的自然审美欣赏传统的回顾。自然正是人们最初感知和理解环境存在的起点。

“科学知识”武装下的卡尔松的自然美学有以下结果:首先,在以艺术哲学为美学的传统中,它提供了一种独立地解释人类自然审美欣赏活动的自然美学范例。其次,它拥有一个恰当的基本原则——客观性,这为任何自然美学所必需。再次,它为解释自然审美提供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模式——“科学认知主义”(scientific cognitivism)。这一模式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最后,卡尔松对自然的独特理解——“自然是环境的”,为他下一步工作——从自然美学向环境美学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环境美学时期(1985—20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了他的自然美学——“科学认知主义”之后,卡尔松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环境美学的建构。这便是其美学生涯的第二个阶段——“环境美学时期”。

卡尔松能如此顺畅地实现这一过渡,归功于他对自然的独特理解——“自然是环境的”。这意味着:在其美学生涯早期,他就将自然视为环境,当做环境来理解,而不只是一个个对象。换言之,从一开始,卡尔松就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如后面的讨论所示,这当然并非自然之全部事实。但是,这对于环境美学之建构而言,则是很有帮助的。

事实上,卡尔松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关于环境美学的。^⑪欣赏自然的恰当

途径,在其“科学认知主义”理论中所推荐的也是“环境模式”^⑧。1982年,卡尔松编辑了一本题为《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与B.山德勒合编)的文集。在这本文集中,卡尔松写了两篇文章,与他的合作者一起介绍环境美学。^⑨1992年,卡尔松应邀为一个美学手册撰写关于环境美学的辞条。^⑩1998年,卡尔松与美国著名环境美学专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教授在国际美学权威杂志《美学与艺术评论》上共同主持了一个关于环境美学的专集,并与伯林特共同撰写了一篇介绍环境美学的文章。^⑪这些事实表明:卡尔松已然被认可为美学的这个新兴领域的权威专家。

通过一系列关于环境美学的辞条,^⑫卡尔松为美学的这个新的分支科学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首先,卡尔松理清了西方17至19世纪自然审美欣赏的历史线索,这是理解环境美学在西方产生历史根源的必要基础。他提出,19世纪自然欣赏以及对自然审美的反思在欧洲消沉,但北美大陆的人们却发现了野生自然之美。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以艺术哲学为美学的时代,直到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揭示出这一不正常现象。

如卡尔松所言,环境美学的产生是两种不同力量合作的结果。内部的力量是,哲学美学自身对于以艺术哲学为美学的这一传统的反思。换言之,哲学美学家自身有一种动力,要跳出艺术哲学的范围,为这一新兴学科发现一片“新土地”。外部的力量则是自然景观审美欣赏之发展,特别是在北美。因此,自然景观管理者与研究者需要弄清自然景观的审美特性与价值。社会公众中出现了新的欣赏环境之美的需求。卡尔松本人积极参与到这种新的工作之中。他对公众景观欣赏以及景观研究者、管理者所共同表现出的对于形式美的偏好作了理论上的反思。^⑬

也许在此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和环境哲学,应当被视为环境美学产生的宏观背景。

卡尔松认定:艺术与自然间之比较是环境美学最基本的哲学话题,换言之,艺术的审美欣赏是环境美学必要的参照系,因为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在性质和结构上是一致的。^⑭对艺术与自然审美欣赏间的这种比较,对于卡尔松的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之建立而言,是有意義的,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卡尔松发现了自然环境的审美特性与价值;但是,这也对环境美学带来一些限制。除了这一话题,应当还有其他一些有意义的话题。

在环境美学的范围问题上,卡尔松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思想。他从总体上将环境分为三大类:自然环境、人类影响环境和人类环境。这是对环境简洁而又有力的划分。^⑨环境美学所讨论的对象,既有单个儿对象,也有大范围的区域。再者,依卡尔松之见,环境美学不只应当研究漂亮的地方,也应当关注那些我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一般性建筑、平常之地。^⑩这不只拓展了环境美学的范围,实际上是对环境美学本质上的一种革命,因为这样一来,便充分超越了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之边界。其最终结果便是卡尔松不久将要积极倡导的——日常生活美学。

通过撰写关于环境美学的一系列辞条,以及相关的介绍性文章,作为环境美学的创建者之一,卡尔松为美学的这一新的分支学科勾画出一幅蓝图。作为环境美学的拓展者,卡尔松还为不同的领域提供了环境美学研究的具体范例。

关于野生自然环境,卡尔松讨论了湿地之美。由于有关湿地(沼泽)的各种神话和妖怪故事之影响,公众往往以为湿地是一个危险和不可接近的地方。通过对于湿地审美欣赏问题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分析,卡尔松指出:湿地欣赏之困难,可以通过诸多方案(诸如非审美的、形式主义的、认知的和崇高的方案)之综合加以解决,而不是选择其中之一。^⑪

关于人类影响环境,卡尔松首先考察了环境艺术。他想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恰当而又深刻的解答:环境艺术是否是对自然的审美冒犯?通过仔细审查对于环境艺术的各种辩护——这些辩护企图将环境艺术从上述怀疑中解救出来,卡尔松提出:环境艺术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并非对自然环境的外在破坏,而是环境艺术家们对于自然环境内在审美特性之干扰,哪怕仅仅是在大地上做了一个标记。这样,在总体上,卡尔松对环境艺术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对环境艺术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深表忧虑。^⑫

那么,当如何恰当处理艺术(总体上说,人类文化)与自然间之关系呢?卡尔松从日本园林中发现了积极范例。如卡尔松所言,虽然日本园林也涉及艺术与自然间之深刻矛盾,但日本园林之最后成就却表明:日本的园艺师们能创造出这样一种效果,即欣赏者们可以很轻松地欣赏这些园林。这一奇迹之核心在于,日本的园艺师们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自然对象,而是努力遵从自然内在的特性与法则。因此,这些园林虽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但它们看起来却像是天造地设一般。^⑬

最后,卡尔松考察了农业景观。许多浪漫主义者倾向于中世纪时期田园牧歌

式的景观,将许多事物都涂上一层悲伤、灰色的调子,以反衬现代农业景观。卡尔松则认为:与其接受那种当代农业景观一点儿也不值得欣赏的观点,我们不如调整自己的审美趣味与观念,以适应机械化给当代农业带来的革命。欣赏当代农业景观之美需要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单一化种植给当代农业景观带来一种崇高之美的魅力。当代农业景观之美是自觉设计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当代农业景观是一种功能体系。^④

卡尔松对人类环境的讨论将在下一部分介绍。

2000年,卡尔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这本著作包括了他关于环境美学的所有重要文章,也标志着其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⑤

人类环境美学时期(2001—)

进入新世纪,卡尔松的兴趣转向人类环境,这是一个人类环境美学的阶段。

2001年,卡尔松发表了《论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标志着其美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⑥这篇文章有两个功能:首先,它展示了卡尔松环境美学的一个新阶段,即是说,从自然环境美学向人类环境美学的转化。其次,对于人类环境,他给出一种新描述。他不是把人类环境当做“类似于艺术品”的东西,而是更提倡将人类环境视为“日常生活主要领域”。简言之,他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环境美学的生态学的方法”。

事实上,卡尔松对于人类环境的思考其实很早,它始于其自然美学建构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尔松的人类环境美学发端于他对传统建筑美学之反思。建筑美学不只是卡尔松人类环境美学的起始部分,正是其关于建筑的系列论文,奠定了其人类环境美学的核心观念。

卡尔松人类环境美学之诞生可追溯到1986年。这一年,在其关于建筑的文章中,卡尔松提出了关于建筑的革命性新观念。首先,他呼吁重新检查传统的建筑观念,即将建筑视为艺术品,尤其是精致艺术、美的艺术(fine art)的观念。卡尔松认为,这样的建筑观念实际上与建筑自身的内在本质相违背。建筑并非孤立、纯粹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功能性存在。这样,传统的将建筑视为艺术品的观念就是对建筑真实本性的极大误解。最后,卡尔松提出一种关于建筑的新观念,一种“建筑的生态学方法”^⑦。这一观念十分重要,因为它会给建筑美学带来一系列的革命性变

化,而这正是卡尔松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上述论文也带来了关于如何恰当地感知和理解建筑的新视野。接下来,卡尔松便开始考察建筑本身之特性,并提出关于建筑主要特性的三个方面——存在、位置与功能,并非只有建筑物及其结构才是一种存在。但是,卡尔松欲强调的是,建筑的空间规模使得它一旦矗立在那里,你就很难否认它的存在。再者,卡尔松指出,一栋既定建筑物的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处的区域位置。换言之,只有那些能够与其所处区域位置保持和谐关系的建筑才是好的建筑。最后,建筑依其本性,是一种功能适应体。功能适应便是建筑评估之最重要标准。这最后一项对于“建筑的生态学方法”而言,至关重要。^②

本来,上述两篇文章的观念,已然可以形成关于建筑的新的理论系统。但是,卡尔松不满足于只改变建筑的总体原则,他要进一步极大地拓展建筑美学的领域。因此,在后面的文章中,他就建筑美学的研究范围又发起了一场革命。

卡尔松认为:建筑欣赏的对象,不能仅限于极少数建筑精品,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建筑都应当成为建筑欣赏的当然对象;再者,不只是建筑物,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类的大型构造物,都应当成为建筑欣赏的合法对象;最后,不是既定单个建筑物之形式与结构、或设计,而是关系,那些存在于既定建筑物内部、不同建筑物之间,以及既定建筑物与其所处区域位置间的特定功能适应性关系,乃至建筑物对其居民利益、文化观念之表达,才应当成为恰当的日常生活建筑审美欣赏之中心。^③

卡尔松对传统建筑观念的第一次反思,将建筑从艺术范畴中解放出来,但是,与艺术告别后,建筑的新目标是什么?在这里,卡尔松为建筑找到了新的生存之地——建筑当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依卡尔松,相反的表达也许更为恰当:建筑依其本性,它原本就属于日常生活。传统美学家们将建筑从它的故土——日常生活中孤立出来,并将它归属于艺术的范畴。卡尔松所做的工作,只是恢复了建筑的本来面目。

卡尔松所做的不只是拓宽了建筑美学的范围,而是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环境美学的方向。这种拓展的结果甚至带来整个美学研究领域乃至其特性之转变,它导致环境美学向日常生活美学的转变。

基于其有关建筑思想,卡尔松能进一步为人类环境美学勾画出总体图景。

可以理解:卡尔松关于人类环境美学的基本见解,也正是其讨论建筑时所主张的观点。^③

2007年,卡尔松编辑了一本关于人类环境美学的文集,同时与合作者一起撰写了一篇关于人类环境美学的介绍性文章,^④体现了卡尔松在此领域最新的思想。

对于美学,甚至是总体上的环境美学,卡尔松将它们概括为日常生活美学。^⑤在卡尔松眼里,“日常生活”似乎主要意味着日常生活建筑,可是日常生活远比此复杂。除了建筑或人类环境,生活于此,或使用这些建筑、人类环境的人们,他们的活动与精神状态,应当成为日常生活美学之核心。若此议不谬,则卡尔松所提倡之日常生活美学实际上超越了环境美学的范围,而为美学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集中研究人,而不是其环境的美学。

2008年,卡尔松出版了《功能之美》(与格林·帕森斯合著),以“功能之美”(functional beauty)概念为核心,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环境重新作了整体性梳理,这可以视为卡尔松对其本人的环境美学理论进行了一次系统总结。^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卡尔松的环境美学有走出其原有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视野,自觉谋求与当代环境伦理学融合的新趋势。^⑦

概言之,作为环境美学先驱之一,卡尔松是环境美学的建立者和拓展者之一。通过一系列论文与专著,卡尔松不仅为环境美学提供了范围、话题和原则,在总体上为这个学科之建立作了关键指导,也为不同领域的人类环境研究提供了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具体研究范例。卡尔松不仅以创造性的工作贡献于环境美学之早期建立,也为这个美学新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诸如由环境美学向日常生活美学转型的观念。卡尔松环境美学的意义,不只在于为环境美学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比如与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形成对比。作为一种独特的环境美学理论,卡尔松的理论应当成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卡尔松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环境美学产生、发展的逻辑思路、现实基础和历史进程,特别是在环境美学的范围、主题和方法演变方面。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卡尔松的环境美学是整个西方环境美学的一种微缩模型。通过它,我们可以为环境美学概括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它在反思环境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西方美学的最新趋势方面,具有普遍价值。

简言之,在本时期,卡尔松的环境美学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从自然环境美学到

人类环境美学,从自然到文化,从美学到伦理学。^⑤

在30多年的时间里,艾伦·卡尔松致力于环境美学的建立和拓展,迄今为止,他发表了89篇论文,出版了3本著作,与其他人一起主编了4部文集。这些作品覆盖了环境美学的各个领域,为这个学科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必须承认:上述分期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从上面所称引的材料中即可见出,卡尔松喜欢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领域展开工作。

薛富兴

2008年5月初稿于爱德蒙顿

2010年5月改定于天津

注释

① 见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与美育困境》,《美育》1976年第10卷,第69—82页。有一次,我问卡尔松:“在西方,谁第一次提出环境美学这一概念?”他答曰:“据我所知,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更早地使用这个概念。”

② 艾伦·卡尔松:《论量化景观美的可能性》,《景观规划》,1977年第4卷,第131—172页。

③ 艾伦·卡尔松:《自然环境的形式特性》,《美育》1979年第13卷,第107—114页;格林·帕森斯和艾伦·卡尔松:《新形式主义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美学与艺术评论》,2004年第62卷,第363—376页;艾伦·卡尔松:《欣赏教育:何为正确的景观课程?》,《美育》2001年第35卷,第97—112页。

④ 艾伦·卡尔松:《形式特性与自然环境》,《美育》1979年第13卷,第107—114页;格林·帕森斯和艾伦·卡尔松:《新形式主义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美学与艺术评论》,2004年第62卷,第363—376页。

⑤ 艾伦·卡尔松:《欣赏与自然环境》,《美学与艺术评论》1979年第37卷,第267—276页。艾伦·卡尔松:《自然、审美判断和客观性》,《美学与艺术评论》1981年第40卷,第15—27页。

⑥ 艾伦·卡尔松:《自然、审美判断和客观性》,《美学与艺术评论》1981年第40卷,第15—27页。

⑦ 艾伦·卡尔松:《谁的视野、谁的意义、谁的价值?景观分析中的多元化与客观性》,自P.格鲁斯编:《文化与景观》(伯克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157—168页;艾伦·卡尔松:《欣赏艺术与欣赏自然》,自S.坎梅尔和I.盖斯凯尔编:《景观、自然美与艺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第199—227页。

⑧ 艾伦·卡尔松:《自然、审美欣赏与知识》,《美学与艺术评论》1995年第53卷,第393—400页;艾伦·卡尔松:《欣赏教育:何为正确的景观课程?》,《美育》2001年第35卷,第97—112页。

⑨ 艾伦·卡尔松:《自然与肯定美学》,《环境伦理学》1984年第6卷,第5—34页;艾伦·卡尔松:《哈格里夫、肯定美学和不同的创造性》,《哲学与地理学》,2002年第5卷,第224—234页。

⑩ 薛富兴:《肯定美学的证明》,《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⑪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与美育困境》,《美育》1976年第10卷,第69—82页。

⑫ 艾伦·卡尔松:《欣赏与自然环境》,《美学与艺术评论》1979年第37卷,第267—276页。

⑬ 巴利·山德勒和艾伦·卡尔松编:《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出版社,1982)。

⑭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自D.库帕编:《美学手册》(牛津:贝塞尔巴兰克威尔出版社,1992),第142—144页。

⑮ 《环境美学: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专集》,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主编:《美学与艺术评论》1998年第56卷。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简介》,《美学与艺术评论》1989年第56卷第97—100页。

⑯ 艾伦·卡尔松撰写的相关辞条有:巴利·山德勒和艾伦·卡尔松:《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美学》,自巴利·山德勒和艾伦·卡尔松编:《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出版社,1982),第1—26页;《环境美学》,自D.库帕编:《美学手册》(牛津:贝塞尔巴兰克威尔出版社,1992),第142—144页;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简介》,《美学与艺术评论》1998年第56卷,第97—100页;《景观评估》,自M.克里主编:《美学百科全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第3卷,第102—105页;《当代自然美思想》,自M.克里主编:《美学百科全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第3卷,第346—349页;《环境美学》,自B.哥特和D.路普思编:《劳特利奇美学手册》(伦敦:劳特利奇,2001),第423—436页;《环境美学》,自E.克里格编:《劳特利奇哲学在线百科全书》(伦敦:劳特利奇,2002)。www.rep.routledge.com/views/home/html;《环境美学》,自B.哥特和D.路普思编:《劳特利奇美学手册》(伦敦:劳特利奇,2004)第2版,第541—555页;《环境美学》,自E.N.兹尔塔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斯坦福:SEP,2007):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nvironmental-aesthetics/。

⑰ 艾伦·卡尔松:《论量化景观美的可能性》,《景观规划》,1977年第4期,第131—172页。

⑱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自E.克里格编:《劳特利奇哲学在线百科全书》(伦敦:路特里,2002),www.rep.routledge.com/views/home/html。

⑲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自E.克里格编:《劳特利奇哲学在线百科全书》(伦敦:路特里,2002),www.rep.routledge.com/views/home/html。

⑳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自E.克里格编:《劳特利奇哲学在线百科全书》(伦敦:路特里,2002),www.rep.routledge.com/views/home/html。

⑳ 艾伦·卡尔松:《欣赏沼泽:湿地的艰深之美》,自 L.海克拉-培罗编:《环境之美》,(赫尔辛基:马肯基约出版社,1999),第 173—181 页。

㉑ 艾伦·卡尔松:《艺术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环境艺术》,自 P.迈考考米克编:《艺术的理由》(渥太华:渥太华大学出版社,1985),第 222—231 页。

㉒ 艾伦·卡尔松:《日本园林的审美欣赏》,《英国美学》1997 年第 37 卷,第 47—56 页。

㉓ 艾伦·卡尔松:《农业景观的欣赏》,《美学与艺术评论》,1985 年第 43 卷,第 301—312 页。

㉔ 艾伦·卡尔松:《美学与环境:自然、艺术和建筑的欣赏》(伦敦:劳特利奇,2000)。

㉕ 艾伦·卡尔松:《论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哲学与地理学》,2001 年第 4 期,第 9—24 页。

㉖ 艾伦·卡尔松:《对建筑美学的再思考》,《美育》,1986 年第卷,第 21—27 页。

㉗ 艾伦·卡尔松:《存在、处所与功能:建筑的欣赏》,M.米特斯编:《哲学与建筑》(阿姆斯特丹:罗德比出版社,1994),第 141—164 页。

㉘ 艾伦·卡尔松:《日常生活建筑的审美欣赏》,自 M.米特斯编:《建筑与文明》(阿姆斯特丹:罗德比出版社,1999),第 107—121 页。

㉙ 艾伦·卡尔松:《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哲学与地理学》,2001 年第 4 期,第 9—24 页。

㉚ 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人类环境美学简介》,自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编:《人类环境美学》(彼特堡:广角出版社,2007),第 13—46 页。

㉛ 艾伦·卡尔松:《日常生活建筑的审美欣赏》,自 M.米特斯编:《建筑与文明》(阿姆斯特丹:罗德比出版社,1999),第 107—121 页;艾伦·卡尔松:《人类环境的审美欣赏》,《哲学与地理学》,2001 年第 4 期,第 9—24 页。

㉜ 格林·帕森斯和艾伦·卡尔松:《功能之美》(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㉝ 见艾伦·卡尔松:《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要求》,2009 年 10 月山东济南环境美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㉞ 艾伦·卡尔松和西拉·林唐特编:《自然、美学与环境保护主义:从美到责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